

## 電影《奧本海默》的啟示

■ 丁 果

本刊特約研究員

諾蘭編劇和執導的《奧本海默》(Oppenheimer)的電影正在熱映，導演並非是為了影射今天的政治現狀而拍下這部傑作，但因為歷史永遠是一面很好的鏡子，真實反映過去的真相，也折射出今天許多正在重復歷史的荒謬。

奧本海默對美國的貢獻不容置疑，一個傳奇科學家的人生故事，以及他的政治立場給他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正是今天處於地緣政治波折和極端政治對立的美國和世界其它大國應該審視的話題。作為「原子彈之父」(1945)，奧本海默的工作對結束二戰意義重大。儘管在日本使用原子彈，至今仍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但是，就當時軍方的估計，如果不使用原子彈，美軍將面臨日本焦土抵抗的風險，至少要再犧牲百萬以上的士兵生命。但是，核武器首次使用的慘狀，讓奧本海默難以安享成功帶來的喜悅。戰後，奧本海默遊說國際社會進行核能管控，反對氫彈試驗，以防止美蘇核軍備競賽和防止核擴散。他的左傾立場，遭到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攻擊，被抨擊為「對美國不忠誠」，他和家人的生活、電話和書信被政府監聽長達十三年之久，並在1954年4月至5月遭遇秘密審判。而審判他的證據多來自匿名消息和非法的電話錄音。曾經跟奧本海默有交集的愛因斯坦認為，奧本海默「沒有義務讓自己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他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這就是她(美國)提出的獎勵，他應該拋棄她」。但奧本海默不同意愛因斯坦之言，說他不能背棄美國。奧本海默的秘書見

證了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的這段對話。

受到麥卡錫主義「安全聽證會」羞辱的奧本海默，直到九年後才因為肯尼迪總統授予他費米獎，才形同某種程度的平反，這是一場不應該出現的悲劇。而就是在麥卡錫主義肆虐的時代，也出現了錢學森事件。《南京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張純如，寫過一本《蠶絲：錢學森傳》，她曾經寫道，「回過頭來看，錢學森在美國成為冷戰歇斯底里症候群的受害者，一點都不令人吃驚」。令人感慨萬分的是，對錢學森持有同情態度的張純如，她如果活到今天，可能也會在北美被極端右翼狠狠地抹紅，甚至會被之前支持過她的人抹紅，成為今天新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因為錢學森是中國的「兩彈一星元勳」，張純如勢必被戴上「親中」大帽子。

愛因斯坦有著科學家的坦誠，他認為奧本海默是一個「傻子」，對美國如此熱愛，卻遭遇麥卡錫主義無情地打擊，真的不值。今天回看《奧本海默》這部電影，不是要爭論奧本海默和愛因斯坦兩個猶太人誰對誰錯，而是藉著歷史做出深刻的反省：是否不應該讓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在今天死灰復燃？事實上，美國主流媒體已經用具有說服力的數據報道顯示，美國在「國家安全」的幌子下對亞裔科學家的無端猜忌、排斥、秘密調查，已經迫使許多優秀科學家，尤其是亞裔科學家因為自身安全的考量而離開美國，這對美國的科技創新帶來嚴重的打擊。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因為自特朗普和拜登執政以來的幾年中，曾經是亞裔科學家向往的人才集聚之地，已經成為許多亞裔精英的是非之地，而中國留美的百年歷史，也出現了罕見的轉折點。從第一位留美耶魯畢業生容闈到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留美運動，雖然時有學成回國的精英，如胡適之、錢學森，但美國以制度的優勢、優渥的生活條件、成熟的研究環境，成功留住大部分的頂尖華裔學者，成為美國科研的中堅力量，如楊振寧、李政道。可以這樣說，在一百多年的中國精英留美歷史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華裔人才大規模被迫離開美國的現象，反而是美國為了挽留華裔精英，千方百計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

但是，這種情況到了特朗普執政後期，出現了歷史性的改變。現在整天抱怨被政治對手拜登「政治獵巫」的特朗普，在2018年提出了「中國倡議」計劃（或稱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那就是在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幌子下，掀起了「抓中國間諜」的戲碼，導致很多華裔精英被捕被審。其中遭到公開調查、且主要是華裔的學術精英就有150人，當中20多名科學家遭到起訴，而遭遇秘密調查的人數數目更大。普林斯頓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從2021年12月到2022年3月的三個月時間裡，就有1300名華裔終身教授遭到秘密調查。儘管最後定罪的「寥寥無幾」，且大部分撤訴，但其產生的寒蟬效應，則難以估算，說是災難也不為過。在美國學界和各方的強烈抗議下，完成「政黨輪替」的拜登政府，終於在2022年正式終止了這個臭名昭著的「中國倡議」計劃。但《華爾街日報》的追蹤報道顯示，儘管白宮不再推動起訴新的案件，但華裔學者仍然擔心美中關係持續惡化，對「國家安全」議題的政治渲染，最終讓他們成為「替罪羔羊」。

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回流亞洲的科學家是心有不甘，頗有不得不為之的失落無奈。美國

《外交政策》雜誌引述六月份「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一項調查顯示，在對美國1300名華裔研究者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雖然有八成九的受訪者希望為美國科技領先地位做貢獻，但有七成二的受訪者表示作為研究人員在美國感到不安全，甚至有六成一的受訪者表示考慮過在美國以往尋求工作機會。顯然，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脫鉤」，使美國國會和社會對美國安全的政治化聚焦和對華裔科學家的忠誠度拷問，對華裔科學家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避禍」心態漸成主流。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在2021年夏天開展的一項調查發現，因為擔心受到美國政府的監控，每十名華裔科學家，就有四名最近離開美國。

美國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得主、原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雖然是主動離開哈佛到中國清華大學就職，但他的離開某種程度也頗有「被迫」的況味，因為他在2021年對哈佛新生的一次演講中曾經表示，當年華盛頓批評的蘇聯學術環境，竟然想不到在「這裡（美國）復活」。

顯然，要凝聚人才，首先要愛護人才、尊重人才。可以這樣說，美國雖然現在處處圍堵中國，但在對待亞裔人才的問題上，竟然在重蹈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時期傷害精英人才的覆轍。美國在1950年代處於如日中天的霸權地位，麥卡錫主義的後果已經令人寒徹心扉，給美國帶來重大損害。如今美國正在衰退中掙扎，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麥卡錫主義死灰復燃對美國的打擊，勢必會超出上世紀五十年代。

在這個關鍵時候，《奧本海默》電影的熱映，再度喚起人們通過對奧本海默的一生認識，來重新反思美國麥卡錫主義時代的重悲劇色彩，這實在是時代的及時警鐘。同樣，美國的錯誤，也是世界的借鑒，任何形式的「麥卡錫主義」，對國家的發展，都是一種毒瘤。